顧炎武《與人書》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與人書
作者：顧炎武　明

此作品的主題是顧炎武《與人書》。關於其他條目說明，請見「與人書」。

一

人之為學，不日進則日退。獨學無友，則孤陋而難成；久處一方，則習染而不自覺。不幸而在窮僻之域，無車馬之資，猶當博學審問，古人與稽，以求其是非之所在，庶幾可得十之五六。若既不出戶，又不讀書，則是麵牆之士，雖子羔、原憲之賢，終無濟於天下。子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夫以孔子之聖，猶須好學，今人可不勉乎？

二

聖人所聞所見，無非《易》也。若曰掃除聞見，並心學《易》，是《易》在聞見之外也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皆所以告人行事，所謂「擬之而後言，議之而後動」者也。若夫「墮枝體，黜聰明」，此莊周、列禦寇之說，《易》無是也。

三

孔子之刪述六經，即伊尹、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，而今之注蟲魚、命草木者，皆不足以語此也。故曰：「載之空言，不如見諸行事。」夫《春秋》之作，言焉而已，而謂之行事者，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，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。愚不揣，有見於此，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、當世之務者，一切不為。而既以明道救人，則於當今之所通患，而未嘗專指其人者，亦遂不敢以辟也。

四

《詩》三百篇即古人之韻譜。經之與韻，本無二也，病在後之學者執韻而論經；其不能通，則改經而就韻。夫道若大路然，安用此多岐乎？休文之四聲，神珙之翻切，三代之所未有也。顏師古、章懷太子始有葉韻之說，而漢以前亦未之有也。乃援今而議古，焉得不圓鑿而方枘乎？且經學自有源流，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，必一一考究，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，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。如論字者必本於《說文》，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也，已僭成一書，今先刻《音論》附往。

五

君子將立言以垂於後，則其與平時之接物者不同。孔子之於陽貨，蓋以大夫之禮待之，而其作《春秋》則書曰盜。又嘗過楚，見昭王，當其問答，自必稱之為王，而作《春秋》則書：「楚子軫卒。」黜其王，削其葬。其從眾而稱之也，不以為阿；其特書而黜之也，不以為亢，此孔子所以為聖之時也。孟子曰：「庸敬在兄，斯須之敬在鄉人。」今子欲以一日之周旋，而施諸久遠之文字，無乃不知《春秋》之義乎？

六

生平所見之友，以窮以老而遂至於衰頹者，十居七八。赤豹，君子也，久居江東，得無有隕獲之歎乎？昔在澤州，得拙詩，深有所感，復書曰：「老則息矣，能無倦哉？」此言非也。夫子「歸與歸與」，未嘗一日忘天下也。故君子之學，死而後已。

七

每接談論，不無感觸，夜來夢作一書與執事曰：「過蒲而稱子路，之平陸而責距心。」嗟乎！夢中之心，覺時之心也；匹夫之心，天下人之心也。今將暫別貴地，民生利病望悉以見教。人雖微，言雖輕，或藉之而重。

八

引古籌今，亦吾儒經世之用，然此等故事，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。今日之事，興一利便是添一害，如欲行沁水之轉般，則河南必擾；開膠、萊之運道，則山東必亂矣。

九

目擊世趨，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，而所以轉移人心，整頓風俗，則教化紀綱為不可闕矣。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，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。

十

嘗謂今人纂輯之書，正如今人之鑄錢。古人采銅於山，今人則買舊錢，名之曰廢銅，以充鑄而已。所鑄之錢既已粗惡，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，舂銼碎散，不存於後，豈不兩失之乎？承問《日知錄》又成幾卷，蓋期之以廢銅。而某自別來一載，早夜誦讀，反復尋究，僅得十餘條，然庶幾采山之銅也。

十一

頃過里第，見家道小康，諸郎成立，甚慰。然自此少遊之計多，而伏波之志減矣。況局守一城，無豪傑之士可與共論，如此則誌不能帥氣，而衰鈍隨之。敢以一得之愚獻諸執事。某雖學問淺陋，而胸中磊磊，絕無閹然媚世之習，貴郡之人見之，得無適適然驚也？

十二

吾輩學術，世人多所不達，一二稍知文字者，則又自愧其不如。不達則疑，不如則忌，以故平日所作，不甚傳之人間。然老矣，終當刪定一本，擇友人中可與者付之爾。

十三

讀來論為之感歎！自北平、南昌二變以後，一代規模於「宗子維城」四字，竟不復講。至崇禎之時，人心已去，雖使親王典兵，其能者不過如漢之陳王寵，下者則唐之覃王嗣周、延王戒丕而已。積輕之勢固不能有所樹立，而變故萌生，難可意料，誰肯獨創非常，建房琯之策者哉？雖然，苻堅不過氐酋偽主，而其疏屬尚有苻登。誠得此論而用之，未必無一二才傑之士自茲而奮發也。

十四

每接高談，無非方人之論。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執事之意其在於斯乎？然而子貢方人，子曰：「賜也賢乎哉？夫我則不暇。」是則聖門之所孳孳以求者，不徒在於知人也。《論語》二十篇，惟《公冶長》一篇多論古今人物，而終之曰：「已矣乎！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。」又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；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是則論人物者，所以為內自訟之地；而非好學之深，則不能見己之過；雖欲改不善以遷於善，而其道無從也。記此二章於末，其用意當亦有在，願與執事詳之。

十五

古之疑眾者行偽而堅，今之疑眾者行偽而脆，其於利害得失之際，且不能自持其是，而何以致人之信乎？故今日好名之人皆不足患，直以凡人視之可爾。

十六

初為此詩，不過具賓主一夕之談爾。後之作者遞相祖襲，無乃失壽陵之本步乎？海內不乏能言之士，區區何足相師，惟自出己意，乃敢許為知音者耳。

十七

君詩之病在於有杜，君文之病在於有韓、歐。有此蹊徑於胸中，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，斷不能登峰造極。

十八

《宋史》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：「士當以器識爲先，一命爲文人，無足觀矣。」僕自一讀此言，便絕應酬文字，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。懸牌於室，以拒來請，人所共見，足下尚不知耶？抑將謂隨俗爲之，而無傷於器識耶？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，終已辭之，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，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，則不作也。

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，若但作《原道》、《原毀》、《爭臣論》、《平淮西碑》、《張中丞傳後序》諸篇，而一切銘狀概為謝絕，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。今猶未敢許也。此

非僕之言，當日劉叉已譏之。

十九

彈琵琶侑酒，此倡女之所為，其職則然也。苟欲請良家女子出而為之，則艴然而怒矣。何以異於是？

二十

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於世，此如人之失足而墜井也。若更為之序，豈不猶之下石乎？惟其未墜之時，猶可及止；止之而不聽，彼且以入井為安宅也。吾已矣夫！

二十一

鄭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，為袁本初強之到元城，卒於軍中。而曹孟德遂有鄭康成行酒、伏地氣絕之語，以為本初罪狀。後之為處士者，幸無若康成；其待處士者，幸無若本初。

二十二

井叔於崇福宮故址建祠築垣，以祀宋提舉崇福宮十有四公，可謂合禮〈（韓公維、呂公誨、司馬公光、程公頤、顥、劉公安世、范公純仁、楊公時、李公綱、李公邴、朱公熹、倪公思、王公居安、崔公與之）〉。今介石復建一堂於此祠之前，而遷二程、朱子之位於中，奉之以為一院之主。

其尊師重學之意，非不甚至，但其中若韓公、呂公、司馬公、劉公，皆與二程同時，而官品多在二程之上，以朱子視之，則皆前輩也。楊龜山先生，又朱子師之師也。同一祠秩，非有所分別也，而儼然獨處於前堂，使諸公並世而生，必不安於其位也。夫鬼神之情，人之情也。子曰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」竊謂宜仍井叔之舊，而別建一祠以奉程、朱，庶乎得之。

二十三

能文不為文人，能講不為講師，吾見近日之為文人、為講師者，其意皆欲以文名，以講

名者也。子不云乎：「是聞也，非達也，默而識之。」愚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

二十四

頃者東方友人書來，謂弟盍亦聽人一薦，薦而不出，其名愈高。嗟乎！此所謂釣名者也。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，從一而終，之死靡慝，其心豈欲見知於人哉？然而義桓之里，稱於國人，懷清之台，表於天子，何為其莫之知也？若曰：必待人之強委禽焉而力拒之，然後可以明節，則吾未之聞矣。

二十五

君子之為學，以明道也，以救世也。徒以詩文而已，所謂「雕蟲篆刻」，亦何益哉！某自五十以後，篤誌經史，其於音學深有所得。今為《五書》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，而別著《日知錄》上篇經術，中篇治道，下篇博聞，共三十餘卷。有王者起，將以見諸行事，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，而未敢為今人道也。向時所傳刻本，乃其緒餘耳。